

汉语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的位置与 教学对策

蔡瑱¹

摘要

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的位置语序较复杂,表现为形式上两两对应的复合趋向补语,使用上呈现明显的不对称。这类句法上的不对称分布,不仅第一语言非汉语的学习者束手无策,很多母语为汉语的使用者也颇感困惑。本文运用标记理论,从语法化角度入手,历时与共时结合,对复合趋向补语与施事、受事宾语共现存在的不同层次上的不对称作了解释。认为“Vq来”相对“Vq去”的弱标记性使“Vq来”与非处所宾语共现的语序上比“Vq去”宽泛,并在这一结论下,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对策。

关键词: 不对称, 标记理论, 强弱标记性, 格式语法化, 教学策略

¹ 博士, 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 caicai12@shnu.edu.cn

On the Position of the Compound Directional Complement and its non-locative object and the Relevant Teaching Strategies

*Cai Tian*²

Abstract

The sequences between the compound verbs of direction after verb and non-location objects are very complicated, one form of performance for one-to-one corresponding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which significantly in the use of asymmetry. Syntactic such asymmetry at the level of distribution, not only foreign students feel helpless, many Chinese as their first language users also quite confusing. Therefore, the paper makes a certain interpretation on the asymmetry phenomenon, by using the marker theory,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ization, with a total of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research on the compound verbs of direction after verb and non-location objects. That "Vq lai" relative "Vq qu" the weak marker, making the sequences between "Vq lai" and non-location objects are broader than "Vq qu".

Key words: asymmetry, the Marker Theory, strong/weak marker, grammaticaliz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² Associate Professor, Dr.,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aicai12@shnu.edu.cn

คำเสริมบอกทิศทางแบบผสมในภาษาจีน ตำแหน่งและ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ส่วนกรรมอิสระ

Cai Tian³

บทคัดย่อ

คำเสริมบอกทิศทางแบบผสมและลำดับตำแหน่งของส่วนกรรมอิสระค่อนข้างซับซ้อน ด้านรูปแบบคำเสริมบอกทิศทางแบบผสมที่ตรงกันสองส่วนทำ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ไม่สมดุลกันอย่างชัดเจน การกระจายแบบไม่สมดุลของรูปประโยคชนิดนี้ไม่เพียงแต่ก่อปัญหาให้แก่ผู้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ที่ไม่ใช่ภาษาแม่ แม้แต่คนจีนผู้ใช้ภาษาจีนเองก็เกิดความสับสน บทความนี้ใช้ทฤษฎี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ในมุมมองทางไวยากรณ์ทั้งในอดีต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อธิบายความไม่สมดุลแต่ละระดับในการปรากฏร่วมกันของคำเสริมบอกทิศทางแบบผสมและกรรมแบบผู้กระทำและผู้ถูกกระทำ โดยที่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สัญลักษณ์ที่อ่อนของ “Vq来” 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 “Vq去” ทำให้ลำดับคำของกรรมแบบไม่บอกตำแหน่งที่แสดงร่วมกันของ “Vq来” กว้างกว่า “Vq去” พร้อมทั้งเสนอ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ที่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นภายใต้ข้อสรุปดังกล่าว

คำสำคัญ: ไม่สมดุล ทฤษฎี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 ความเข้มและอ่อนของลักษณะ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 ไวยากรณ์ที่มีรูปแบบ กลยุทธ์การสอน

³ รอง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 ดร.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aicai12@shnu.edu.cn

汉语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的位置与 教学对策

引言

1.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的位置问题,朱德熙、陆俭明、郭春贵等著名学者都进行过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⁴ 可我们发现,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之间位置次序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形式上两两对应的复合趋向补语如“上来”和“上去”,“下来”和“下去”等,它们在使用上呈现明显不对称。

以“下来/下去”为例,当宾语N为施事、受事宾语,它们共现时的位置分布存在不对称。

当N=受事宾语,

下来: A)V+下来+N; B)V+N+下来; C)V+下+N+来

下去: A)V+下去+N; B)V+N+下去。

A

B

C

- | | | |
|-------------|---------|----------|
| (1) 扔下来一个酒瓶 | 扔一个酒瓶下来 | 扔下一个酒瓶来 |
| (2) 撕下来一张纸 | 撕一张纸下来 | 撕下一张纸来 |
| (3) 取下来几张照片 | 取几张照片下来 | 取下几张照片来 |
| (4) 扔下去一个酒瓶 | 扔一个酒瓶下去 | *扔下一个酒瓶去 |
| (5) 撕下去一张纸 | 撕一张纸下去 | *撕下一张纸去 |
| (6) 取下去几张照片 | 取几张照片下去 | *取下几张照片去 |

当N=施事宾语,

下来: A)V+下来+N; C)V+下+N+来

下去: A)V+下去+N。

A

B

C

- | | | |
|--------------|-----------|----------|
| (7) 走下来几个人 | *走几个人下来 | 走下几个人来 |
| (8) 跑下来一条狗 | *跑一条狗下来 | 跑下一条狗来 |
| (9) 飞下来一大群蜜蜂 | *飞一大群蜜蜂下来 | 飞下一大群蜜蜂来 |

⁴ 各位学者考察发现,当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共现时一般有三种语序: a) V+Vq来/去+N; b) V+N+Vq+来/去; c) V+Vq+N+来/去。

- (10) 走下去几个人 *走几个人下去 *走下几个人去
 (11) 跑下去一条狗 *跑一条狗下去 *跑下一条狗去
 (12) 飞下去一大群蜜蜂 *飞一大群蜜蜂下去 *飞下一大群蜜蜂去

2. “下来/下去”从趋向义到结果义再到状态义，是一个由实到虚的过程。现代汉语里意义越虚，语序越固定。如：表示状态变化的“下来”：

A	B	C
*他阴下来脸	*他阴脸下来	他阴下脸来
*她停下来车	*她停车下来	她停下车来

鉴于此，本文讨论“Vq来/去”与宾语共现的位置语序，不特别指出情况下，谓语动词一般为位移动词，表示具体的空间位移。句法位置上的不对称，也是指动词后的“Vq来/去”与宾语共现，在A、B、C三种格式互换成立情况下，“Vq来”或“Vq去”在某一格式上不成立，或者说在某一位置上空缺。

3.例(1)-例(12)表明，“Vq来/Vq去”与施事宾语、受事宾语共现的位置语序存在不同层次上的不对称分布。

1) “Vq去”与施事宾语、受事宾语共现时，相对“Vq来”在C格式上不对称。“Vq去”在这一格式、语序上空缺。

2) “Vq来/去”与施事宾语的共现，相比受事宾语，在B格式上存在不对称。“Vq来/去”与施事宾语共现时，没有相应的B格式。

这些句法层面上的不对称现象，我们尝试用标记理论，从历时角度作出一定解释。

4.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这里说的“不对称”，不是绝对的有无对立，而是经过统计得到的一种倾向或概率。同样，最初用在音位学研究上的标记理论，对立音位凭借有/无标记来区别。在汉语里则更多表现为一种程度上的关系，是多或少的问題，而不仅仅是有或无的问题。标记性上与其说是有无标记，不如说强弱标记性更为妥当。

本文讨论的动后复合趋向动词，包括由单纯趋向动词“上、下、进、出、回、过、到、起”与“来、去”分别组成的“上来、

下来、出来……”等复合趋向动词，用“Vq来/去”标示。它们与宾语组合的差异问题，暂不考虑。

“Vq去”离散形式与宾语共现时的强标记性

1. “Vq来”和“Vq去”的由来

表趋向的“Vq来”，早在先秦时期已有用例：

(13)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王风·君子于役》)

这里的“下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动后趋向补语，只能算动词“下”后附带开始虚化的“来”，“来”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同一时期，类似“下来”这样结构的“下去”并不存在。先秦后期至汉初，出现更多的是“去”独立用在动词后作补语。

(14) 楼缓闻之，逃去。(《战国策·赵策二》)

(15) 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将士数千人夜亡去。(《史记·吴王传》)

(16) 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史记·始皇本纪》)

(17) 《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

(《论衡·正说》)

上述例句里的“去”还带有一定实义，有“去除”、“离去”之意。这决定“去”前动词也有一定限制，一般也要含有“去除”、“逃亡”类意义。据我们掌握的古汉语语料，秦汉时期用作补语的“去”多跟在“逃、除、删”等表示“消减”、“去除”、“脱离”义的动词后。

(18) 夏后使求，惧而迁去。(《史记·夏本纪》)

(19) 顷公乃与其右易位，下取饮，以得脱去。(《史记·晋世家》)

(20) 夫吉凶同占，迁免一验，俱象空亡，精气消去也。(《论衡·遭虎》)

秦汉时期“去”用法的强标记性使其很难与“下”结合，组

合成词“下去”并虚化为趋向补语。表趋向的“下去”出现的年代远晚于“下来”，直至唐代才有类似用法。趋向结构“下去”发展缓慢。

(21) 师便下去。(《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唐·良价述)

“下来/下去”离散形式“下……来”“下……去”，从现有古汉语语料看，它们出现于唐宋时期，是动趋结构产生之初还没有完全融合的一种组合形式。它们的产生、发展同样受到“来/去”标记性制约，“下……来”“下……去”发展不平衡，可插入宾语语义成分不对称。

2. “动+宾+趋”结构形成初期，“来/去”标记制约对“趋”的限制

先秦两汉时期,动词与趋向补语、宾语共现时有两种表达形式：“动+趋+宾”和“动+宾+趋”。“动+趋+宾”出现年代应略早于“动+宾+趋”。做出这一推论，不仅因为早在《战国策·齐策》里就有“燕将攻下聊城”的用例，还因为汉代语料里新出现的非兼语式结构“动+宾+趋”对其中的“趋”有一定限制。“趋”仅限“来”。

秦汉时期“去”用法的强标记性，“来”相对“去”虚化程度要高，开始表示先行动词的趋向；而趋向词“上、下、进、出、回、过、起”等，即使在现代汉语里，在宾语后仍带有很强的动作性或空间方位性。故汉时，作为新出现的形式，它的“趋”自然限于“来”。

(22) 司马夜引袁盎起。(《史记·袁盎传》)

(23) 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史记·宋微子世家》)

(24) 以信故，遂罢兵去。(《史记·宋微子世家》)

(25) 王使人持其头来。(《史记·范雎传》)

(26) 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史记·平原君传》)

例 (22)、(23) 里的“起”、“去”凸显的不是动作趋向，而是动作行为，由宾语发出的动作行为。所以例 (22)、(23) 不是“动+宾+趋”结构，而是“动+宾+动”的兼语结构。例 (24) 则带有强烈的连谓痕迹，更接近“罢兵而去”的形式。⁵ 只有例 (25)、(26) 是典型的“动+宾+趋”结构，趋向词“来”仅为先行动词的补充，表示方向，意义上也不是宾语发出的动作行为。

“动+宾+趋”对“趋”的强限制性及两汉时期“去”用法的强标记性，使当时运用“动+宾+趋”格式的频率低于“动+趋+宾”格式。

3. 唐宋时期，“动+宾+趋”运用范围的扩大及“去”对宾语的限制

南北朝后，“动+宾+趋”结构得到广泛发展。唐后期，受当时大量出现的佛经、禅宗语录里白话文格式“处所+来/去”（山下来，何处去）影响，“动+宾+趋”结构中宾语，由秦汉时期一般为受事宾语，发展到处所词也可充作宾语；“趋”也不局限于“来”，“去”也可进入该结构中。运用范围扩大，形成了“动+处所宾语+来/去”格式。

(27) 还依扬州去（《南朝乐府·襄阳乐》）

(28) 蛮奴领得战残兵士，便入城来。（《敦煌变文集》）

(29) 汾山问：“是什么处去来？”师曰：“看病来。”（《景德传灯录》十四）

(30) 兴尽下山去，知我是谁人。（《白居易诗全集》）

(31) 望殿而觐，见一白羊身长一丈二尺，张牙利口，便下殿来，哮吼如雷，拟吞合朝大臣。（《祖堂集》）

不过，“去”用在受事宾语后还是带有强烈的“离去”义素，独

⁵ 《史记》里就存在“动+宾+而+去”连谓结构的类似用法。如：“遂杀幽王驪山下，虜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

立性较强，带有连谓痕迹。它更像跟在宾语后的独立动词，而不是仅作为先行动词补充的趋向补语。而“处所+去”格式借鉴当时的“动宾补”语序形成的“动+处所宾语+去”格式，由于动作重心的前移，“去”的动作性减弱，开始作为先行动词的补语，补充说明动作的趋向。

唐宋时，“动+宾+趋”格式里“去”充作“趋”时，由于其强动作性、独立性对宾语有所限制。现成语料看来，它一般只和处所宾语共现，如例（27）。当宾语为受事宾语时，趋向成分只能是“来”，如例（29）。⁶ 例（30）、（31）里“下……来”“下……去”，我们可将它们视作“下来”“下去”离散形式的雏形。

4. 宋后“动+趋1+宾+趋2”的形成、定型及“去”的强标制约

我们认为，“动+Vq+处所宾+来/去”和“动+Vq+受事宾+来/去”不是由同一格式、脉络发展演变而来的。

“动+Vq+处所宾+来/去”格式来自唐后期的“动+处所宾语+来/去”格式。宋时话本小说大量涌现，白话文运动，动补结构的大量产生等语法大环境的影响，出现了大规模的双音化趋势。顺应这一语法环境，处所宾语前的动词也开始尝试双音化。而由“处所+来/去”借鉴“动宾补”语序演化而来的“动+处所宾语+来/去”格式，受“动+处所宾语+来/去”演变过程影响，动词承接了“来/去”的部分语义，表一定的动作趋向性，一般由“上、下、进、入”等词来担任。它们和处所宾语语义融合较紧密，因此动词的双音化多为在“上、下”类词前加修饰性动词，补充说明“上、下”类动作，它们和处所宾语并没有语义上的联系。

（32）撞下水去。（《老乞大新释》）

（33）放箭射下马来。（《老乞大谚解》）

⁶ 这句为一问一答，问句是“什么处去来”，回答“看病”是“动+宾”形式，所以趋向成分只能是“来”

(34) 三巧儿真个把四碗茶，两壶酒，分付丫环拿下楼去。（《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35) 卖了神福，正要开船，岸上又有一个汉子跳下船来，道：“我也相帮你们去。”（《苏知县罗衫再合》）

(36) 智深赶下桥去，把崔道成后身一禅杖。（《水浒传》第三回）

(37) 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

例句 (32) — (37) 里处所宾语前的动词，和处所宾语有语义上联系的是现在看作趋向补语的“下”，而“下”前的动词“撞、射、拿”等只是“下”方式的加细，与宾语没有语义上的联系，与“下”类词融合度也不高。因为这一缘故，有学者对宋后期形成并沿用至今的“动+Vq+处所宾+来/去”格式的分析持反对意见，认为把它们视作“状+动+处所宾语+来/去”更为妥当。（张国宪，2000，页166）

“动+Vq+受事宾+来/去”格式的来源则不同。从语料来看，它应该来自两汉时期就出现的“动+受事宾+趋（来）”格式。近现代汉语和古汉语谓语动词的较大区别在于：现代汉语很多句法结构，语法上要求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使谓语动词有界化（石毓智，2003，页189）。宋末元初，汉语谓语结构发生变化。当时用白话形式写就的小说，句子层面上，谓语动词开始要求有一个量性成分，要求用“动词+量性成分”来表示。如上古汉语里“登车”，宋末话本小说里往往用“登上车”来表达。单纯动词（“登”）后加上结果补语（“上”）是最常见的动词有界化手段，即宋末元初谓语动词开始有界化。

随着宋末谓语动词普遍有界化的进程，“动+受事宾+趋（来）”格式里动词也借助一定的语法手段逐步有界化。我们推测，先秦时期就存在的“动+趋+宾”格式给“动+受事宾+趋（来）”格式里动词的有界化提供了现有的语法手段。“动+受事宾+趋（来）”借助“动+趋”模式完成了谓语动词的有界化，形成“动+ Vq +受事宾+来”结构，并在明清时期得到广泛发展，沿用至今。

(38) 先去取下小青来。（《碾玉观音》）

(39) 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错斩崔宁》）

(40) 言未已，只听得喊声大震，山上一齐丢下火把来，烧断谷口。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三回）

明清时期，得到广泛运用的“动+ Vq +受事宾+来”结构，使用范围扩大，施事宾语也可进入该句法结构中，形成“动+趋1+施事宾+来”结构。

(41) 侧首屋下走出一个大汉来。（《水浒传》第三十六回）

(42) 把面前的两个和尚打倒，紧接着就从半空中飞下一个人来，松了绑绳，救了孩儿的性命。（《儿女英雄传》第十二回）

而秦汉以来“去”表现出的强标记性，使其只能独立跟在处所宾语后表示先行谓语动词的趋向。当宾语为受事成分时，“动+受事宾+趋（去）”格式空缺，我们也可以说这一格式不存在。既然不存在相对应的来源模式，它也就很难在此基础上进行动词有界化，格式语法化为新的语法结构。这也是现在看来“动+ Vq +受事宾/施事宾+去”语序不合语法的重要原因。

当然，现有语料里存在例外：

(43) 蹲下身去，且不拾箸，便去他绣花鞋头上只一捏。（《金瓶梅》第四回）

(44) 来保见了，忙磕下头去。（《金瓶梅》第三十回）

(45) 然后送神，焚化钱纸，收下福礼去。（《金瓶梅》第一回）

例（43）、（44）里宾语“身、头”，不能说是施事或者受事，语义角色并不明显，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存在“动+ Vq +受事宾/施事宾+去”格式；而例（45）里的“去”类似用法，现代汉语里也有，如“刷牙洗脸去”、“被人骗了眼泪去”等。此处“去”并非先行动词的补语，而是更虚化的句尾语助词。它的语法化途径可能和作趋向补语的“去”是两条途径。以上的“例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它们的存在并不影响我们前文对“动+ Vq +受事宾/施事宾+趋2”格式语法化的推论。

5. “动+宾+ Vq来/去”和“动+ Vq来/去+宾”的形成

元代形成的“动+ Vq +受事宾+来”结构，“Vq”、“来”都

指向受事宾语，意义虚化且对谓语动词有一定依附性。它们的同等地位，加上先秦以来就有“下来”、“出来”等较虚化的“趋1趋2”结合用法，使“动+ Vq +受事宾+来”结构顺应当时较流行的“动宾补”语序，形成了“动+受事宾+趋1趋2(来)”结构。

(46) 仰面向梁上看时，脱些个屋尘下来，宋四公打两个喷嚏。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47) 走出来，叫瞒着老太太，背地里揭了这个帖儿下来。(《红楼梦》第二十二回)

而宋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动词有界化、动补结构的大融合这一语法环境下，“Vq来”遵循动词有界化原则前移，产生了“动+ Vq来+受事宾”结构。它们形成的年代几乎同时，但受“动+ Vq来”这一动补结构后带宾语的语义限制，⁷“动+ Vq来+受事宾”从现有语料统计来看，出现频率并不高。

(48) 吃我先在屋上学一和老鼠，脱下来屋尘，便是我的作怪药撒在你眼里、鼻里，教你打几个喷嚏。(《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49) 奉御官将剑下来血滴滴一目，盛贮盘内，同黄妃上辇来回纣王。(《封神演义》第七回)

(50) 老圣人传下来我们姓孔的人，虽然各省都有，然而小的实实在在不是河南人。(《官场现形记》第十二回)

现代汉语里存在“动+宾+ Vq去”和“动+ Vq去+宾”结构，如“动+宾+下去”和“动+下去+宾”结构。这并不表明现代汉语里“去”在宾语后就不再受强标记制约了。恰恰相反，它进一步表明“去”独立跟在宾语后的强标记性，它只能跟在处所宾语后。当宾语为受事、施事宾语时，就需要在“去”前加上标记成分“Vq”。

唐代出现“下去”等词，“去”紧附“下”后，作为谓语动词的补语，受紧邻句法环境制约，“去”的强独立性、动作性有所削弱，动作趋向性得以表达。“动+宾+下去”和“动+下去+宾”

⁷ 石毓智指出，很多动补短语不能直接后带宾语，是受动词和补语的融合度及补语的语义指向限制。此为一说。(2003, 页161-165)

这类结构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参照了“下来”类趋向补语与宾语共现的“动+宾+Vq来”和“动+Vq来+宾”模式。这里的“Vq”(“下、出”等)一定意义上充当标记成分角色。

(51) 宗把朴刀一点,跳过墙去,接这万秀娘下去,一背背了。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52) 宝钗道:“也不觉甚怎么着,只不过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红楼梦》第七回)

(53) 虎妞服下去神符,陈二奶奶与“童儿”吃过了东西,虎妞还是翻滚的闹。(《骆驼祥子》)

上述对复合趋向补语和宾语共现时三种位置语序的历时分析,我们发现“去”在格式语法化各环节上的强标记制约作用。“去”在“动+施事/受事宾+趋”格式上的缺省使“Vq来/去”离散形式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用法不对称,“Vq去”不存在“动+Vq+施事/受事宾+去”格式。

处所宾语和施事/受事宾语与趋向补语的共现来源于不同的格式,虚化演变途径也不相同。这亦可以作为处所宾语与趋向补语共现只有一种表达形式的历时解释。

6. 共时解释

分析“Vq来”、“Vq去”的各项语法意义,我们发现“Vq来”有相对终结点,可表示“已然态”;“下去”受强标记制约,没有终结点,不能表示“已然态”。缺乏终结点是动趋结构融合迟缓的原因。(石毓智,2003,页156-157)当它们被宾语分离时,“Vq来”句义相对完整,在宾语后的“来”较易找回,与谓语动词和“Vq”结合。而“Vq去”因为融合程度相对要差,若置于宾语后很难作为前面动词的补充成分,独立性较强。“去”语义里又不包含“终结”类结果义,当它在宾语后作句尾时,句义表达从有界化角度来看不完整,很难独立成句,从而使“Vq去”离散形式在这一位置上空缺。

扔下一个酒瓶来(已然)

* 扔下一个酒瓶去(? 已然/? 未然)

扔下一个酒瓶去看看 (这里的“去”更像独立的连词)
施事宾语与“Vq来/去”共现时的强标记组配性

“Vq来/去”与施事宾语的共现, B格式即“动+宾+ Vq来/去”并非绝对不合语法, 如果借助一些语法手段, 还是可以成立的。如:

B

*走几个人下来	走了几个人下来
*跑一条狗下来	跑了一条狗下来
*飞一大群蜜蜂下来	飞了一大群蜜蜂下来
*走几个人下去	走了几个人下去
*跑一条狗下去	跑了一条狗下去
*飞一大群蜜蜂下去	飞了一大群蜜蜂下去

上述B格式例句, 在动词后加“了”后都是合语法句。这里, 我们从“施事”和“受事”、主语和宾语的对立来考虑。

对一个典型的事件或活动来说, 总是由一个有意志的(volitive)动作发起者通过动作作用于某对象, 或通过动作产生某种结果。“施事+动作+受事/结果”是人认识事件或活动的理想化模型(Croft)。典型的主语是施事, 典型的宾语是受事。标记理论认为主语和施事、宾语和受事有一种自然的关联, 构成两个无标记组配。

无标记组配

主语

施事

无标记组配

宾语

受事

主语和施事有一种自然的关联, 宾语和受事也有一种自然的关联, 而主语和受事、宾语和施事都缺乏自然关联性, 都是有标记的组配(沈家煊, 1999, 页202)。所以当“Vq来/Vq去”与施事宾语共现时, 语法上就要有种种标记。“动+ Vq来/去+施事宾”和“动+ Vq+施事宾+来/去”结构, 相比“动+受事宾”都是有标记的。“Vq来/Vq去”里“Vq”充当了其中的标记角色。而“动+施事宾”结构, 由于有标记组配的关系, 不允许存在。要使这一结构合语法, 就要加上一定的标记。我们可以选择体标记“了”使动词有界化, 与施事宾语有一定关联。

综上,主宾语的不对称,施事作宾语的有标记组配性,使施事宾语与“V_q来/去”共现时,在“动+宾+ V_q来/去”格式上有一定标记性,不存在无标记的自然“动+宾+ V_q来/ V_q去”结构。

研究结论及相应的教学对策

1. “V_q来”相对“V_q去”的弱标记性

本文通过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分析与解释,结合标记理论,得出如下结论:“V_q来”相对“V_q去”的弱标记性,使“V_q来”与非处所宾语共现的位置语序上比“V_q去”宽泛,“V_q去”在某些位置语序上空缺,“V_q来”和“V_q去”与非处所宾语共现时分布不对称。

2. 相关的汉语教学策略

在这一研究基础上,这一章节尝试对第一语言非汉语的学习者在习得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的位置语序上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2.1 简化教学内容

复合趋向补语后带宾语,增加了一个句法成分,从而增加了结构的复杂程度。宾语的位置问题使趋向补语的习得难度进一步加大,因此,第一语言非汉语的学习者对复合趋向补语往往采取规避策略。鉴于这种情况,汉语教学时应该一定程度上精简教学内容,选取常用格式作为教学重点,让学生掌握基本表达需要的句式。

曾有学者⁸截取了几部文学作品十万字语料,对复合趋向补语的常用形式做了频率统计。其中,与复合趋向补语后带宾语相关的常用形式为C式(动词+趋1+宾语+趋2),其次为A式(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而B式(动词+宾语+复合趋向补语)的使用频率仅为1.7%。运用比例相当小,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己也很少运用这一形式来表达趋向。

因此,根据这一频率统计,在汉语教学时完全可以精简教学

⁸ 参看洪琳(2004,页70)

内容, B式的宾语受到诸多限制且使用频率不高, 不用或较少在教学中涉及, 教授B式时也可以稍作强调其使用上的受限, 这样, 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干扰学生记忆, 增加学习负担。

2.2 依据自然习得顺序编排教学次序

在复合趋向补语的教学编排上, 尽量做到循序渐进, 不要一口气把所有的格式都在一堂课中出现, 也不要因为怕学生难以掌握而仅仅是蜻蜓点水地简单介绍。

那么, 如何编排其教学次序, 让各类格式合理地分配到不同的学习阶段呢? 我们认为应该参考汉语学习者的自然习得顺序。依据习得顺序来编排教学重点, 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不同国别的汉语学习者, 受本国语迁移, 在习得汉语趋向补语时是存有个性与差异的。

近年来, 汉语学者逐渐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相关论著层出不穷。钱旭菁(1997)、李淑红(2000)、杨德峰(2004)、肖奚强、周文华(2009)等学者都分别对日韩、欧美学生在学习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上做过调查研究, 得出了一定结论。特别是母语为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在趋向补语习得顺序上的研究成果, 给相关的汉语教学提供了颇多有效的实际可操作的教学建议。譬如, 杨德峰(2004)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语料的分析研究认为, 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一般先习得C式, 再是A式。他认为“这是认知上的原因。标记理论认为, 无标记项一般先习得, 也较易习得; 而有标记项则相反。从标记理论来看,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是有标记形式, 而‘动词+趋1+宾语+趋2’是无标记形式, 前者宾语有很多限制, 后者宾语则没有什么限制。日语母语学习者习得趋向补语的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推论。”(页34)

最近几年, 随着东南亚汉语热的如火如荼, 汉语学界也开始重视对东南亚学生的趋向补语习得情况与规律的分析、研究。陈晨、李秋杨(2007)、田美吟(2011)、齐春红、杨育彬(2015)等都对泰语母语学习者在习得复合趋向补语的自然顺序上做过一定分析。

总结他们的调查、分析结论, 结合笔者最近几年对泰国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汉语教学情况, 我们认为, 泰国学生在习

得汉语复合趋向补语的位置语序时,受其自身母语影响与迁移,最先习得的应是B式(动词+宾语+复合趋向补语)。因为泰语里采用的正是“动词+宾语+复合趋向补语”形式,宾语与主要动词结合较紧,其位置只能在复合趋向补语之前。而对于A式(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和C式(动词+趋₁+宾语+趋₂),他们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这两种格式对他们来说,都是有标记项,需要大脑强行记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照杨德峰(2004)所指出的语言认知规律,对泰国学生教授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的位置语序时,可以依据自然习得顺序来编排。与泰语里语序一致的B式先行,无标记项的C式跟上,其中强调习得的难点——处所宾语,有标记项的A式在最后,强调宾语的“数量名”结构形式。

这里,我们作一简单的教学环节与教学进度设计。譬如,教授汉语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共现的语序位置时,教室可以先在课堂上出现B式(动词+宾语+复合趋向补语)。由于它和泰语语序一致,泰国学生接受度相对较高,习得较快,在“拿一本书出来,买一件衣服回去”等等大量相关语料训练之后,再指出B式运用的受限性。当后置宾语是处所名词时,则必须要用C式(动词+趋₁+宾语+趋₂),而且C式由于其无标记性,运用范围最广。汉语里,既可以说“走进教室去”,也可以说“拿出一本书来”,更可以说“走出一个人来”,等等。C式这类语料训练反复累加后,学生们自然会对复合趋向补语有了大概认识,依据认知类推原则,他们会想到,是否存有“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这样的语序形式。那么这时,我们教学者便可自然而然地提出A式(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至于这一格式的强标记项——宾语的“数量名”结构形式,由于是在整个复合趋向补语与宾语位置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此时的强调更有针对性。而且,由易及难的教学方式也比较容易学生的吸收与掌握。

2.3 细化教学细节,结合本体研究成果做一定解释

从2010年开始,笔者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与泰国清迈西北大

学开展“1+2+1”联合培养合作项目。西北大学中文系大二、大三学生在学习汉语两年。这几年来，笔者在对泰国西北大学学生的汉语教学过程中发现，泰国学生习惯把复合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视为一个整体，不愿意把它们拆开。可见，对“复合趋向补语”这一概念的把握比较困难。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简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对需要教授的语法部分应适当细化，结合本体研究成果，适当融汇到教学过程中，加快学生的习得进度。

1) 强调“来、去”立足点与说话人的空间位移关系

首先，用图像、情境等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建立一个汉语空间概念，明确“来、去”所表示的与立足点的方向关系，从而让学生对“来、去”立足点的运用有个整体把握。

然而，“来、去”在语法化上发展并不平衡，关于这一点，本文前几章节已做了详细研究。不过应该承认，这些研究结论对初学者来说太过复杂，难以接受。因此，教学时，我们应避免这些知识，代而强调趋向补语不仅表示方向，还表示“位移”，即“人或事物因动作而发生位置变化”这一研究成果。

而“去”因为语法化发展相对来说较为缓慢，仍具有较强的动作性，带有一定的“离开、离去”义，尤其是与“趋1”分离时，其“位移性”减弱，“动作性”加强。因此若“去”跟在处所宾语后，处所词缺乏能动性，其语义不会发生偏移，仍是“人或事物的位置变化”；而放在事物宾语（即“人或东西”）后就容易使宾语的语义指向转移。所以后带事物宾语若使用C式时，需谨慎用“去”。

2) 事物宾语的相关教学

本文对事物宾语做了“施事”与“受事”的区分，这是本体研究时为清楚分析而做的区分。实际教学时没必要做这类复杂的区别，学生也无法掌握。我们可将这类宾语视作一般宾语同时传授，不过在教授A式（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时应注意强调其“数量名”结构形式。

结 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三种基本语序出发,从标记性角度入手,研究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共现时语序上的不对称现象,得出:“Vq来”相对“Vq去”的弱标记性,使“Vq来”与一般宾语共现的位置语序上比“Vq去”宽泛,“Vq去”在某些位置语序上空缺。

基于这一研究结论,本着“实验、实证、实用”的研究原则,我们对汉语趋向补语教学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实际可操作的教学策略。

趋向补语的结构和意义本身十分复杂,本文仅对复合趋向补语和非处所宾语的位置问题做了一定研究,发现和解决了一些问题。受时间与自身能力所限,其中有不少疏漏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改进。

参考文献

蔡璵。(2006)。论动后复合趋向动词和处所名词的位置。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6 (6), 66-71。

陈晨、李秋杨。(2007)。泰国学生汉语趋向补语习得情况考察。

现代语文, 4 (1), 110-111。

郭春贵。(2003)。复合趋向补语与非处所宾语的位置问题补议。

世界汉语教学, 17 (3), 37-45。

洪琳。(2004)。论复合趋向补语的教学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9 (5), 69-72。

贾钰。(1998)。“来/去”作趋向补语时动词宾语的位置。

世界汉语教学, 17 (1), 40-45。

李淑红。(2000)。留学生使用趋向补语的情况调查及分析。

民族教育研究, 12 (2), 87-91。

陆俭明。(2002)。动词后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 21 (1), 5-17。

齐春红、杨育彬。(2015)。泰国学生汉语趋向补语习得研究。

现代语文, 12 (2), 157-160。

- 钱旭菁。(1997)。日本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
世界汉语教学, 16 (1), 95-99。
- 沈家煊。(1999)。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石毓智。(2003)。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田美吟。(2011)。泰国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习得偏误研究。中国广西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学位论文，南宁市。
- 杨德峰。(2004)。日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习得情况分析——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4 (3), 23-35。
- 张国宪。(2000)。动词的动向范畴。语法研究和探索, (九), 156-168。
- 周统权。(2003)。“上”与“下”不对称的认知研究。语言科学, 1, 39-50。
- 张伯江。(1991)。关于动趋式带宾语的几种语序。中国语文, 3, 183-191。